

诗圣少年游·杜甫和他的“间隔年”（八）

聂作平

一生中，高适是杜甫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他们友谊的小船，就从杜甫齐赵之游时启航。

济宁城区正北系汶上县。汶上是孔子担任中都宰的地方，是故，唐朝时，汶上一度称中都，是兖州下辖区。汶上境内，大汶河、小汶河流淌而过，河水宁静，夹岸多黑杨，茂密的枝叶间隐藏着一个个硕大的鸟巢，远远望去，像一枚枚奇怪的果实。

汶上，就是杜甫与高适相遇并成为终生好友的地方。

高适生于704年，小李白3岁而长杜甫8岁，字逸夫，排行三十五，渤海县（今河北省景县）人，后人又称高渤海。

高适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他出身于贫苦家庭——让人想起苏源明。与苏源明相比，高适可能还要穷一些，因为他前半生几乎不事生业。有一段时间，他客游梁宋，甚至沦落到讨饭的地步。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秋天，高适从宋州东下，来到汶上。在汶水奔流的汶上某地，杜甫与高适相遇了。高适已经36岁，穷困潦倒，满腹牢骚，甚至吃饭都成问题。与之相比，杜甫只有28岁，并且，他出身世代为官的仕宦家庭。在父亲的荫庇下，肥马轻裘，衣食无忧。

旁人眼里，谁的前途更光明，谁的未来之路更宽阔，显而易见，当然是杜甫。

意想不到的，20多年以后，两个人的地位将判若云泥。一个，一步步升迁为封疆大吏；一个，一步步沦落为寄人篱下的惆怅清客。

汶上结交20多年后，61岁的高适升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次年，高适调回长安，任刑部侍郎，旋转左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万户，成为从三品上的高官，且食土封侯，可谓富贵之极。消息传来，杜甫在写给高适的诗里感慨：“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那故

人何。”——对这位青年时期同游共饮的好友，他的飞黄腾达，杜甫固然与有荣焉，表示热烈祝贺；然而内心深处，故人的飞黄腾达，却反衬了自身的郁郁不得志，故而，诗中又未免自伤自艾。

30岁那年，杜甫结束了以省亲为由的历时5年的齐赵漫游，回到故乡河南，并在首阳山下筑室而居。

这一年，是为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上一年，唐玄宗把自己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纳为贵妃，意味着久居至尊的皇帝已然倦政，将由励精图治转为秉烛夜游。

这一年，无论对帝国而言还是对杜甫而言，都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只是，就像居住于地球上的人感觉不到地球的自转与公转一样，生活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往往也感觉不到他们生存的世界正在发生某些见微知著的变化。必须等上好些年，等到时光划出了距离，才能恍然大悟。

杜甫结束漫游返家，是为了和杨氏结婚。婚后，杜甫与杨氏沉醉于二人世界的甜蜜与温馨。这样的时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朽的记忆。杜甫与杨氏毕生相濡以沫，早年莫逆于心的共同生活是一个良好且必要的基础。

两年多后，在洛阳，杜甫邂逅了另一位如今与他同为唐诗双子星座的大诗人：李白。

大师与大师的相逢为苍白的历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红晕。漫流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之河，至少有三次大师与大师的相逢值得永久追怀：一次是春秋时代孔子与老子的相逢，两位大哲的思想在交锋，如同两道光照千秋的火焰。一次是1167年，同为理学大师的朱熹相聚于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书院，以理学为中心的对话持续两个月，1000多名知识分子有幸共沾雨露。

还有一次伟大的相逢发生于天宝三载（744

年）夏天，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握手。两双托起唐诗天空的大手在洛阳相握，闻一多将之比喻为太阳与月亮的会面，说是千载难逢的祥瑞。

几场剧饮，几番夜谈后，两人分手了。当年八月，杜甫匆匆踏上旅途，奔赴他与李白约定的漫游。

这是抓住青春尾巴的狂欢，一如日之将夕，歌者一边哀叹光阴疾速，一边抓紧最后的时光纵声高歌。因为，以后再也不会再有这样浪漫这样快活的好时光了。

以后，对这些浪漫快活好时光的回忆与咀嚼，将成为射入杜甫黯淡余生的一道光芒。

只是，必得多年以后，一切尘埃落定，杜甫才能明白。

开封是一座活在往事里的城。这座从首都降为省会，从省会降为普通地级市的城，它有过太多的繁华与艳丽。七朝古都、南北通衢、北宋时期全世界最大的都市……这些都是它的曾经。但是，千古繁华一梦，换了人间。而今，这座灰白的城市并不比周围其他城市多一些亮色——除了难以计数的古迹表明它在历史上的确“比你阔多了”。

禹王台是开封城众多古迹中的一个，它还有另一个有些古怪的名字：吹台。相传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像荷马那样盲了双眼的音乐家，叫师旷。此人常常跑到今天的禹王台一带吹奏，那时候的禹王台只是平原上乳房般隆起的土丘。久而久之，人们把这里叫作吹台，一直沿用至今。

师旷太久远，吹台最真实的历史其实和杜甫、李白、高适有关——他们已成为吹台最值得骄傲的本钱。

《唐才子传》高适条目下，有关于三位大师和吹台的故事：“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遥

想当年，杜、李、高三位诗人光临吹台，他们在风中悲歌长啸，让当地人感到十分不解——对生活经验以外的陌生事物，常人通常条件反射地投以怀疑目光。

吹台却是幸运的，它幸运地聆听了三位大师酒后的高歌，见证了他们如何在蝉声如雨的夕阳下栏杆拍遍，直到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吹台一侧的平原上慢腾腾地挪到天际。

三人之间的友谊之所以令后人眼热，在于他们是真正的道义之交和文字之交。这种至高无上的友谊别无他求，像源自深山的清泉，因纯洁而熠熠生辉。

所以，不少后人为此感动。三贤祠就是感动的产物——明朝开封巡抚毛伯温有感于三人游吹台的事迹，修建了一座名为三贤祠的祠堂。这座建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小院，位于禹王台大殿东侧。在纪念治水英雄大禹的地方，诗人们也有了一席之地。

十多年间，我两去吹台。

一次是2008年，乍暖还寒的春天，以吹台为核心打造的禹王台公园里，草木尚未从酷寒中苏醒。前天下过一场雪，背阴的水沟里，还有一些没有融化的冰碴子。我和女友挽着手行走在寒风中，慢慢登上了几十米高的吹台。吹台里外，空无一人，惟有三贤的雕塑静默在阴暗的屋角。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吴光平（税务）摄

一眼回眸到笃坪

彭军

笃坪很远，很小，很清凉；又很美，很亲，很难忘。

从巫山县城往东南方向驾车蜿蜒盘旋而奔跑，群山环绕，葳蕤蓊郁，两个半小时后，在120公里、海拔1500米处，笃坪乡就像一名大家闺秀安静站在那里迎接你。而我的家距离笃坪乡570公里。此时一回眸，我又来到了这里。

接纳我的街道宛如一条缓缓地流淌的小河，清清凉亮，波澜不惊，柔柔地清洗又滋润着我的双眼和大脑。两岸的房屋就像一排排丛林，枝连着枝，叶挨着叶，茂盛地簇拥这条逶迤的河流，清隽欲语，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林中的人儿轻言细语、心无旁骛，悠悠地享受和打磨着宁静的生活。我多想自己就是河底的一条水草，今生永世与河流一起小心翼翼地守护河畔上的喜怒哀乐、世事变迁，生怕惊扰了这份从容淡定，打乱了这抹摇曳多姿的情影。

从街头的汽车修理厂、乡政府、邮政所、派出所、早餐店、超市、宾馆、餐馆、理发店、服装店、日杂铺、药店、手机店、洗车场、快递点、到街尾的家具店、小学、中学、卫生院，安如磐石，风调雨顺，这些就是笃坪乡人每个人要去的地方，每个人都离不开的地方。

这是一汪生活的平静，更是一份坚守的执着！

当我把目光抛向街道，就一头栽进了苍翠中。一排排的玉米秆，裙摆飘飘，含笑频频，光彩照人。大片大片的烤烟郁郁葱葱，叶大肥厚，密密实实，美丽而蓬勃。与远处的青山，异口同声喊出了碧绿的氣勢，葱茏的壮观！齐奏一支和谐安详的大合唱，清脆嘹亮！昼夜响彻在笃坪乡132平方公里的磅礴土地上！徜徉在如洗的碧空下，清新悦目充盈着全身，生机盎然充斥着大脑，空灵和辽远占据着心灵，那是一种摒弃浮躁的酣畅淋漓，一种内省小我的坦荡如砥，更是一种刮骨疗毒后的净化重生！

这是一道自然的奇观，更是一腔创造的希望。

万绿丛中，那一幢幢农户小洋楼热忱地领我前去。第一眼，我就噢嗤一声醉了。杂物都跑哪里去了？屋里屋外的干净整洁兀地惊喜着我，房前的各色花儿，正在庭院撒着欢呢。月季、蔷薇、绣球……就那么盈盈地招呼着我。这一切就这么真实又体面地站在我的面前，我不知道是该鼓掌还是鞠躬。张家、王家、李家，家家如此。龙沟村、向家村、长槽村，村村如许。容不得我多看多想，黄昏就温柔地、款款深情地坐进了院子，阵阵凉风拂面，亲亲的犹如我与这些大伯大娘的不期而遇。沉醉在余晖下的古朴、祥瑞中，细细碎碎涌来一股纯粹的力量，紧紧地挽着天空和我们。

这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份富足的写照！

田间说，我来早了，没有赶上收获烟叶时热火朝天的景象。

时间也说，我来早了，没有赶上第一场大雪飘飞的无限纯美。

即使今后将更多地以回忆和想象的方式站在这儿，我还是我来了不想走，走了还要来。

即便今生用尽诗篇和艺术谢忱她对我的莞尔一笑，我还是期待无数次的一眼回眸。

急(常)用电话 报警:110 火警:119 急救:120 交警:57682131 气象:57914202 印刷: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承印(电话:023-62805775)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秋色》

吴光平(税务)摄



（作者钱犁，高级记者，诗人）

当阳行记

邹和平

不见水的声音。

太阳离去，月亮升起，这样的循环往复已经持续千万年了，它比我们人类更古老，比所有的动物更古老，也比那棵银杏树更古老。我没有看见过比那棵银杏树更古老的树。那棵银杏树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它知道生命如草芥，尤其是人的生命。这棵树是哪一个诗人种下的吗？他是否把诗写在了一些金黄的叶片上？当他扛着锄头来到屋外，他是否第一眼是望向远处的青山？他把他的山河尽收在他的眼里，然后随着血脉储藏在心底。银杏树是他最喜欢的树种，它笔直的躯干呈银灰色，上面毫无瑕疵。有很多次他曾幻想着年老以后他的身躯还像银杏树的躯干一样，不要被岁月压弯。秋天银杏叶落下时，他捡拾了很多银杏叶，他把它们贴在一面墙上，那面墙整个就变得金黄了……

他把这棵银杏树种在了荒野之处。自然界的风雪对于银杏树来说，是上天的馈赠，只有人类加之于它的风雨才是它的灾难。他把银杏树栽在远离人类的地方，只有他每过几天去给它浇水，陪它说话。他多么希望它不经历战乱。他已经经历过太多的战乱了，他了解战乱的残酷。可是在他死去以后不久，银杏树就遭遇了更大的战乱，他真后悔没有在死之前把它伐倒，随着他一同化为尘土。把最心爱的东西留下遭受这样的磨难是多么的残酷，因为他就葬在它的根下，他每时每刻都在为它担心。然而银杏树是幸运的，它挺了过来，它在2022年还依然活着，它也许还会活过千年。

我很想说一棵古树就是一个天堂，很多生灵依附它而存在。那只蚂蚁在下面仰望树冠，就像我在天空下时时仰望天空，我们哪一个会离自己的天堂更远？那一只黑背的甲壳虫，它已经爬到了银杏树的中央，它离它的天堂只有几米之遥。许多鸟在它上面筑巢，繁殖后代；许多草环绕在它周围，吸取它的营养；许多经过长途跋涉的旅人在它下面休憩，讨得一丝丝阴凉。

而在山的那边，有一个更大的天堂。

七月的阳光浓烈得像一坛高度白酒，然而它的光线却给葱坪抹上了一层明丽的色彩，就像一个细心的化妆师，连一个细小的皱纹也不放过那样，阳光给葱坪的那条小道也涂上了一层明黄色。这是天堂的前厅，我们每一个想要进入天堂的人都要经过这里。其实葱坪最先让我感知到的并不是它的光，而是它的气味，那些青草的气味，那些菖蒲的气味，那些野葱的气味，还有空气中的潮湿的气味，它们混合在一起，通过风传过来，就像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我们还没有看见他，可是他演奏的琴声却已经传进了我们的耳朵。这是大自然的气味。我试图打开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来吸纳这种气味，通过这次吸纳以后，我就再也不会失去这种气味。

每一个第一次走进葱坪的人都会疑心自己走进了伊甸园，它是那样地符合我们的想象，以至于疑心伊甸园是真实存在的。当我看见那些零星长着的湖北海棠向我展示出稀树草原树木的景致的时候，我想的却是它们恰好和四围山上茂密生长的树木构成了和谐的

关系。我仿佛获得了亚当的力量。我走在每一棵海棠树下，它们如鳞片般的叶子向西周散开遮挡住烈日的阳光，粉白的花朵像我常见的桃花。我比较着在《海棠逸趣图》里所见到的海棠花，它们是如此的不同。

这是5月的葱坪，是亚当们还在童年的葱坪。倘若在7月来，满树的海棠花都落尽了，海棠树像褪去繁华的舞女而开始专心哺育自己的后代。她擦掉了脸上的胭脂，收藏起了参加舞会的长裙。然而这时候在她的脚下，一朵朵萼莲花竞相开放，它们好像专门开放出来，为了不使这片山间湿地的色彩显得过于单一。它们修长的花瓣仿佛女孩子纤细的手指，在绿植之间织出一片紫色的锦绣。紫菀花也在这时候开放了，它们黄色的花瓣散布在一颗颗可爱的葱头之间。还有其它一些花，我走在葱坪的小径的时候，总是追寻着一些花去。花总是美好的，它装点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不至于太乏味。

我幻想着我靠在海棠树下，蜜蜂给我送来它们新酿的蜜，吃完蜂蜜后的困倦让我在树下安睡。我突然看见漫天的雪花从四面山上铺天盖地而来，瞬间就淹没了整个葱坪。所有的花朵都已经凋零，所有的树木都落光了叶子，世界只是白茫茫一片。这单调而纯洁的颜色让我激动。也许我们所有的人生终归要归于单一吧。然而没过多久，白雪融化，树木开始显露出来，它们的叶子显出金黄的，橘红的，火红的颜色，五彩缤纷，夺人眼目。这时候我忘记了夏娃正在何处，我的伊甸园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正经历着天堂的四季。



宁河峡韵